

「美文选粹」林清玄：让孩子勇敢“过火”

作者 | 林清玄 赏析 | 杨文慧



【编者寄语】

小时候，父亲就是一座山，他力大无比，无所不能。长大后，父亲是冤家或“哥们”，无话可谈或无话不谈。而现在，父亲越来越不完美，不那么高大、有力，根本就不是无所不能。可是，成年后，你会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，某些方面，你越来越像他。

诗人余光中写给儿子“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”。

而有一位父亲，当孩子读书痴迷并说要当作家时，父亲狠狠地踢他一脚并高声大骂。后来当了作家的儿子，常常当众讲这一段，他还讲更多，比如：

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，看我不会农事，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：“做农夫，要做第一流的农夫；想写文章，要写第一流的文章；要做人，要做第一等的人。”

林清玄的父亲虽然只是个农夫，却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。让我们读一段这位农夫父亲的另一段往事。

【披文入情】

过火（节选）	
是冬天刚刚走过，春风蹑足敲门的时节，天空像是晨荷巨大叶片上浑圆的露珠，晶莹而明亮，台风草和野姜花一路上微笑着跟我们招呼。	初春，乡间小路特有的景物，亲切，祥和。
妈妈一早就把我唤醒了，我们要去赶一场盛会，在这次妈祖生日盛会里有一场过火的盛典，早在几天前我们就开始斋戒沐浴，妈妈常两手抚着我瘦弱的肩膀，幽幽地对爸爸说：“妈祖生时要带他去过火。”	
“火是一定要过的。”爸爸坚决地说，他把锄头靠在门侧，挂起了斗笠，长长叹一口气，然后我们没有再说什么话，围聚起来吃着简单的晚餐。	交代“带他去过火”是项重大决定。
从小，我就是个瘦小而忧郁的孩子，每天跋山涉水并没有使我的身体勇健，父母亲长期垦荒拓土的恒毅坚韧也丝毫没有遗传给我。	
爸爸曾经为我做过种种努力，他一度希望我成为好猎人，每天叫我背着水壶跟他去打猎，我却常在见到山猪和野猴时吓得大哭，使得爸爸几度失去他的猎物。	
然后爸爸就撑着双管猎枪紧紧搂抱着我，泪水濡湿了我的肩胛，他喃喃地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……”	
他又寄望我成为一个农夫，常携我到山里工作，我总是在烈日烧烤下昏倒在正需要开垦的田地里，也时常被草丛中窜出的毒蛇吓得屁滚尿流，爸爸不得不放下锄头跑过来照顾我。醒来的那一刻我总是听到爸爸长长的悲伤的叹息。	“我”瘦弱、胆小，父亲恒毅坚韧，“我”数次使父亲的努力变成失望的泪水和叹息。
我也天天暗下决心要做一个男子汉，慢慢地，我变得硬朗了些，爸妈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可是他们的努力和我的努力一起崩溃了，在我孪生的弟弟七岁那年死的时候。眼见和自	父爱的感染逐渐改变“我”天性的懦弱，孪生的弟弟的死却再次摧残“我”的本不

己一模一样的弟弟死去，我竟也像死去一半了，失去了生存的勇气。我变成一个失魂的孩子，每天眉头深结，形销骨立，所有的医生都看尽了，所有的补药都吃尽了，换来的仍是叹息和眼泪。	强韧的身心。
然后爸爸妈妈想到了神明。想到神明就好像一切希望都来了。神明也没有医好我，他们又祈求十年一次的大过火仪式，可以让他们命在旦夕的儿子找到一闪生命的火光。	以上六段为补叙。过火的原因。
爸爸牵我左手，妈妈执我右手，在金光万道的晨曦中，我们终于出发了。一路上远山巅顶的云彩千变万化，我们朝着阳光照来的方向走去，爸爸雄伟的体躯和妈妈细碎的步骤伴随着我。	萦绕着的是爱和希望。
我们没有说什么话，只是无声默默前行，一直走到黑肚大溪，爸爸背负我涉过水的对岸，突然站定，回头怅望迅即地流去的溪水，隔了一会儿说：	
“弟弟已经死了，不要再想他。”	
“爸爸今天带你去过火，就像刚刚我们走水过来一样，你只要走过火堆，一切都会好转。”	
爸爸看到我茫然的眼神，勉强微笑说：	
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火堆罢了。”	心怀忧虑，面带微笑，宽慰儿子。
我走得慢极了，心里只惦记着家里养的两只蓝雀仔，爸爸索性把我负在背上，愈走愈快，甚至把妈妈丢在远远的后头了。	以脚步写心情，愈走愈快是因为内心急切。
抵达小镇的时候，广场上已经聚集了黑压压的人头，在火光的交叠中，我看到领过符的乡民一一迈步跨入火堆。	
“阿玄，轮到你了。”妈妈用很细的声音说。	
“我——，我怕。”	
“不要怕，火神来过了，不要怕。”	
爸妈推着我就要往火堆上送。	
我抬头望望他们，央求地说：“爸，妈，你们和我一起走。”	
“不行。只有你领了符。”爸爸正色道。	
锣声响着。	
火光在我眼前和心头交错。	
爸妈由不得我，硬把我架到火堆的起点。	
“我不要，我不要——”我大声嚎哭起来。	
“走，走！”爸爸吼叫着。	
我不要——	

妈——	
我跪了下来，紧紧抱住妈妈的腿，泪水使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	短句，写出过火前的紧张气氛和强烈冲突。
“没出息。我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，今天你不走，我就把你打死在火堆上。”爸爸的声音像夏天午后的西北雨雷，轰轰响着。	
我抬头看，他脸上爬满泪水。	
他重重把我摔在地上，跑去抢起道坛上的蛇头软鞭，“啪”一声抽在我身旁的地上，溅起一阵泥灰。“我打死你！林姓的祖先做了什么孽，生出这样的孩子，我打死你。让你去和那个讨债的儿子做堆！”	
我从来没有看过爸爸暴怒的面容，他的肌肉纠结着，头发扬散着如一头巨狮。	父亲暴怒，神情可怖，言辞冷酷决绝，动作凶猛，可是，他却泪流满面。
“你疯了。”妈妈抢过去拦他，声音凄厉而哀伤。	
红头道士、轿夫们、人群都拥过来抓住爸爸正要飞来的鞭子。	
锣也停了。	
爸爸被四个人牢牢抓住，他不说话，虎目如电穿刺我的全身。	
四周是可怕的静寂。	此时的寂静，是狂暴激烈后的暂时平静，蕴含着更大的能量。
我突然看见弟弟的脸在血红的火堆中燃烧，想起爸爸撑着猎枪掉泪的面影和他辛苦荷锄的身姿，我猛地站起，对爸爸大声说：“我走，我走给你看，今天如果我不敢走这火堆，就不是你的团仔。”	手足之情，骨肉挚爱，为“我”注入巨大的勇气。
锣声缓缓响起。	
几千只眼睛如炬一样注视着我。	
我走上了火堆。	
第一步跨上去，一道强烈的热流从我脚底窜进，贯穿了我的全身，我的汗水和泪水全滴在火上，一声嗤，一阵烟。	
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仿佛陷进了一个神秘的围城，只听到远天深处传来弟弟轻声的耳语：	
“走呀！走呀！”	

那是一段很短的路，而我竟完全不知它的距离，不知它的尽处。相思林尽头的阳光亮起，脚下的火也浑然或忘了。	肉体的感觉，心灵的召唤，伴着“我”闯过人生的一道坎。
踩到地的那一刻，土地的冰凉使我大吃一惊。	
呼——一声，全场的人都欢呼起来，爸爸妈妈早已等在这头，两个人抢抱着我，终于号啕地哭成一堆。打锣的人戏剧性地欢愉地敲着急速的锣鼓。	
爸爸疯也似地紧抱我，像要勒断我的脊骨。	欢呼与嚎啕，戏剧性地敲打与疯也似地紧抱，狂喜。
那一天，那过火的一天，我们快乐地流泪走回家。	
到黑肚大溪，爸爸叫我独自涉水。	
猛然间，我感到自己长大了。	快乐地痛不欲生地“我”长大了。
童年过火的记忆像烙印一般影响了我整个生命的途程，日后我遇到人生的许多事都像过火一样，在启步之初，我们永远不知道能否安全抵达火毡的那一端，我们当然不敢相信有火神，我们会害怕、会无所适从、会畏惧受伤，但是人生的火一定要过、情感的火要过、欢乐与悲伤的火要过、沉淀与激情的火要过、成功与失败的火要过。	议论，升华出事件的意义。
我们不能退缩，因为我们要单独去过火，即使亲如父母，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	迟早要长大，迟早要一个人独立地顽强地走。
选自《过火》，有删改 作者：林清玄	

【文章珠玑】

在启步之初，我们永远不知道能否安全抵达火毡的那一端，我们当然不敢相信有火神，我们会害怕、会无所适从、会畏惧受伤，但是人生的火一定要过、情感的火要过、欢乐与悲伤的火要过、沉淀与激情的火要过、成功与失败的火要过。

【思考探究】

1. 试析第一段景物描写的作用。
2. 结合全文，谈谈文中父亲的形象特点。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
(本篇解析老师：郑州三十一中学 杨文慧)